



作为隐喻的笨鸟

■ 安徽合肥 江少宾



成长是很难定义的,宽泛地说,人的一生都在成长。通俗意义上的成长,主要发生在青少年阶段,我们经受生活的磨砺,从稚嫩走向成熟,最终拥有独立面对世界的精神力量。作为人类个体重要的生命体验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,成长必然会成为文学艺术创作的审美对象,成长本身所拥有的丰富文化内涵,既承载着人类精神发展的共性,又对社会文化以及伦理道德有着独特的省察和再现。

但成长不等于进步,不等于个人社会化的完成,它也可以是反对成长,拒绝成人,向世界说“不”。和主题高度相似一样,成长小说的要素也是高度相似的,通常包括代际冲突、社交障碍、学业上的挫折、青春期的烦恼、人生的困惑等。但作为一种类型的成长小说,我认为最核心的要素应该是“自我教育”和“自我完成”,主人公一定要有追寻自我、构建自我的内省意识,这既是成长的要义,也是成长小说有别于其他门类的最大特征。以此观照侯卫东的长篇小说新作《笨鸟》(安徽文艺出版社,2022年4月第1版),我觉得是有意义的。小说讲述了少年吴成(因为过继,曾短暂更名为“常青”)在成长过程中的诸多烦恼,尿床,不识数,“连五和六都分不清”,因此一度饱受玩伴的白眼、同学的嘲笑,甚至公开欺凌,但这个不甘落后的“笨小孩”在过

惜《惜字亭下》

■ 安徽庐江 黄治斌

偶然读到胡竹峰的散文,我耳目一新。文本之新,辞采之美,体验之深,几十年来闻所未闻。爱屋及乌,找来胡先生的《惜字亭下》,紧赶慢赶,花了近两个月时间,像怀胎十月,累并醉着。由此想到人家怀这一奇胎时何其艰难,又何其享受。

有人说胡竹峰文字简里透着繁,我觉得此言不虚,讲得十分到位。简,是文字风格。简练、简约、简洁、凝练、隽永,他的简,是删繁就简三秋树,充盈着质感。繁,则指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超乎寻常的感悟力。翻开《惜字亭下》,许多地方都可以当诗来读,包括许多大段的描述性文字。如《释晦声》中:“清风明月与远山近水,从前将来都是故事都是传奇,对酒当歌把栏杆拍遍,蓦然回首又踏破铁鞋,山中成仙,花下做鬼,帝王将相和贩夫走卒,烟花风月与家长里短。”

胡竹峰遣词用字,极为考究,处处彰显中国文字的典雅,却丝毫不感觉到作者的用力所在。读它的时候,或妥帖蕴藉,如话家常,俯首低耳;或沉郁厚重,如花月春江,沉静迢迢;或自然清新,宛若春风拂面,桃李花开。书中这样的表达,如落花依草,比比皆是。文本的修辞之美,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。晚明小品之美之后,这种文体再次大放光华。

在作者笔下,水墨丹青,山水草木,房舍田园,亭台楼阁,都是鲜活的生命;前尘影事,江山家国,梨园戏曲,一一再现复活;锅碗瓢盆间,袅袅炊烟里,弥漫的不仅仅是生活的气息,更多的是家长里

继、更名、转学再更名的过程中,因为一本偶然出现的《猎人笔记》,神奇地完成了自我教育,最终通过跌跌撞撞的努力,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定位。

《笨鸟》的故事并不复杂,既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,也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,甚至没有着力刻画人物形象,如果仅限于此,《笨鸟》无疑不能视为成长小说,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碗心灵鸡汤。曾推出《土时代的痛》《黄的海》等长篇佳作的侯卫东深谙为文之道,他借助竹马、阁楼、床、蛋壳等一系列寻常可见的意象,赋予文本一种形而上的张力,使平淡无奇的故事奇峰突起,贴地飞行。其中最富隐喻意味的意象,我以为是床:“别人的床再好,也不能圆自己的梦。”

“每一张床都铺着厚厚的秘密,这是我用身体睡出来的警句。如果我是包子那么床就是笼屉,它让我感到温暖,让我的身体热气腾腾。我对世界的最初看法,对黑夜的认识,都是在床上形成的。毫不夸张地说,如果我是一个发号施令的君王,那么床就是我最辽阔的国土。”这样的神来之笔,书中俯拾皆是,像一串闪光的珍珠,让这部“非典型”成长小说有了优雅的质地和温暖的光芒。

侯卫东以诗歌成名。在他过去的作品中,语言饱含诗意,文本蕴含诗情,但《笨鸟》却一反常态,情节不紧不慢,行文平白如话,像邻里之间唠家常。这让我想到,许多作家写到后来,叠床架屋的形容词消失了,华丽的比喻也消失了,剩下的都是白描——干净、准确、直接。返璞归真的语言,折射出人生的底色,大地白茫茫一片。在我看来,《笨鸟》的好,大约便在此处,孩子可以读,大人也可以读,老少皆宜。

作为书名,“笨鸟”的隐喻是显而易见的,这是小说高出生活的部分,也是侯卫东作为一个作家的美德。我不知道《笨鸟》的写作初衷,但所有的创作都是一种自传,我猜,“吴成”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侯卫东少年时代的影子,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《笨鸟》既是追忆逝水年华之书,也是致敬成长的试水之作。或许可以这样理解:我们都是吴成,流水落花春去也,岁月忽已晚,努力加餐饭。

短,日月芬芳。打开《惜字亭下》,就是打开了满树繁花,明艳照人,粲然一片。打开《惜字亭下》,就是打开了一方山水,行走在《云深》《地气》《茶意》《惜字亭下》《二夹弦之歌》中,我们依稀听到山川的絮语,土地的脉动,草木的呼吸,老物件的回应。在这部集子里,文字仅是载体,我们听到和看见的分明是天地人的侃侃而谈,是天人合一的完美演绎。

胡竹峰的简与繁,是思想和艺术完美融合开出的花结出的果,瑰丽典雅,环保而富含有机营养。品读集中的每一个篇章,都有饥不择食的馋相,就像一个饥饿的乞丐,一下子遇到满汉全席,在陶醉之外,眼不够用,嘴不够用,心不够用,肚皮更撑得慌。

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。得《惜字亭下》,就是得一块神奇的宝玉。集中长文与短文各得其趣各有其妙。长文如日月星辰长江大河,湛蓝深邃,浩浩荡荡,横无际涯;短文,方寸之间,起承转合,灵巧俏皮,自成气象,别有一番天地。惜字,有惜墨如金的意思,这样的短文,犹见“惜”之功夫。惜字的本源该是一种虔诚的尊崇文化心态。文字流于跟风迎合,或者无关痛痒,甚或连基本的天地良心都丢失得干干净净,这或许是“惜”风日下的根本原因。《惜字亭下》的文字之美,信息之满,情感之真,思想之深,难能可贵。该惜乎?时下各类文学作品,铺天盖地,而见心性者居少,舍此惜谁?

一卷在手,愉悦身心。

装裱名手高丘石

■ 安徽合肥 夏冬波

常言道:“三分画,七分裱”。东北高丘石先生擅书画装裱,托、镶、背、装、洗、揭、补、全,谨守古法,尤精于巨幅书画装裱,堪称当代装裱名手。高丘石,1963年出生,本名高丘波,字秋实、一然,号师嘉,黑龙江绥化市人。高丘石先生出身于书香世家,自幼喜欢书法绘画,他的小舅舅黎成修在担任绥化县(今绥化市)文化馆馆长期间,高丘石就经常到文化馆去,耳濡目染,对书画装裱特别喜好,十几岁就拿起画笔写写画画,从舅舅那里看着托画心开始,一步一步干起了书画装裱行当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高丘石进京拜师学艺,有机会钻京城各大书画市场和各色书画装裱店,由此开阔了眼界。终于有机缘在北京开了一家书画装裱店。

高丘石先生擅长装裱巨幅大画。数十年摸爬滚打,积累了丰富的装裱经验。他组织负责过大型书画展览装裱工作,多次担任国家博物馆、中国美术馆、中国军事博物馆、中华世纪坛、深圳文博会等书画展览装裱工作,也装裱过超大型书画作品,装裱技艺在业内颇有影响。如2016年,为浙江横店中国电影城装裱1.8×41米超长书画《横空出世 店乃一城》巨幅作品,现展陈于浙江横店《如意馆》,引起很大反响。2017年以来,为合肥滨湖V中心和合肥华影艺术馆装裱装置巨幅书画作品。高丘石先生还装裱过当代一些著名书画家如张大千、齐白石、老舍、沈鹏、何满宗、林祖华、马巨中、王宪荣等作品。

除了擅裱大画以外,高丘石先生对古旧字画修复也非常有经验,在传统揭裱古旧字画方面也有不少拿手绝活。古字画修复是一项繁琐且极需要耐心的工作,在清洗、揭心、修补、全色等操作环节中,最难的是补笔、全色,不但需要书法绘画功底,还需要有综合的文学艺术修养。30多年来,高丘石先生装裱、修复的明清古旧字画有董其昌、唐寅、仇英、陈鸿寿、边寿民、刘墉、王翬、翁方纲、赵之谦、陆润庠等,还有近现代和当代的吴昌硕、康有为、齐白石、陈半丁、陈之佛、陆俨少、张大千、黄宾虹、郭沫若、老舍、胡洁青、林散之、何海霞、傅抱石、关山月等传世名作。

几十年来,高丘石对书画装裱技艺刻苦钻研,不断探索,在提高技艺的同时,十分重视书画装裱理论知识的学习。他对杜子熊《中国书画装裱》、冯鹏生《中国书画装裱概说》、杨正旗《书画装裱》、冯增木《中国书画装裱大全》、夏冬波《药物与书画装裱》等装裱理论著作都进行过认真学习,取其精华,为我所用,对苏、沪、扬、京“四大裱派”悉心研究,形成了自己的装裱艺术特色。

“传统裱画讲究精工细作,当下都是快餐文化,尤其是化学浆糊、机械装裱的使用非常可怕。保持我们书画传统装裱技艺的纯粹性,传承天地灵气,呈现古物菁华,保真技艺,延续一件件书画大师的精品力作,是我们的时代责任啊。”高丘石先生不无感慨地说。

就这样,30多年来,高丘石先生装裱、修复过的书画作品过万件。观其灵惠虚和、心细如发的神情,见其装裱如新、琳琅满目的作品,感慨系之。遂成《赠装裱名手高丘石》诗一首:手把糊刷意气闲,剪裁绢纸又经年。平生最爱秋山画,旧裱新装在眼前。

